



THE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下)

〔美〕尼尔森·德米勒◎著
孙文龙◎译

*Inference of
Crime*

书中虚构的黄金海岸,是长岛北部海岸延伸处美国财富和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当“主教”遇上“盖茨比”,两个男人之间的冲突注定要爆发:约翰·萨特,一个手握衰落贵族遗产的华尔街律师;弗兰克·贝拉罗萨,一个像野蛮人酋长一样的黑手党大佬,他夺取了这块宁静、毫无防备的黄金海岸的一部分,并把萨特和他公主一样美丽的妻子苏珊拖进了他的暴力世界。在这场充满火并的斗争中,最终将谁主沉浮?

本书通过萨特的视角,以讽刺热闹的语言,穿插着感情的纠葛、黑手党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较量,以及黑手党内部之间的纷争,讲述了一个友谊和诱惑、爱情与出卖的迷人故事。



013029875

1712.45

951-2

V2

THE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下)

〔美〕尼尔森·德米勒◎著

孙文龙◎译



1712.45

951-2

V2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635573

27882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海岸(上下)/(美)尼尔森·德米勒著;孙文龙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 9
书名原文: The Gold Coast
ISBN 978-7-5396-4010-5

I. ①黄… II. ①尼… ②孙… III. ①惊险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898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9722

Copyright © 1990 by Nelson Demille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千喜鹤文化 责任编辑:曾 冰

特约编辑:张秀琴 封面设计:尚书堂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010)60520298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22.75 字数:550 千字

版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 21 章 团聚...₃₅₉ | 第 22 章 设想...₃₈₁ | 第 23 章
劝告...₄₀₀ | 第 24 章 葬礼...₄₁₉ | 第 25 章 争吵...₄₃₈ |
第 26 章 被捕...₄₄₈ | 第 27 章 保释...₄₇₈ | 第 28 章
午饭...₅₁₇ | 第 29 章 旅馆...₅₄₄ | 第 30 章 困扰...₅₇₆ |

第 31 章 采访...₅₉₁ | 第 32 章 回家...₆₀₆ | 第 33
章 毁船...₆₁₈ | 第 34 章 枪击...₆₃₁ | 第 35 章 探
望...₆₆₀ | 第 36 章 回报...₆₇₅ | 第 37 章 谋杀...
686 | 第 38 章 分手...₇₀₀ |

第 21 章 团 聚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就该带领家人横渡大西洋，永远不再回到美国来。这有点像把萨特家族和斯坦诺普家族非殖民化。我们本可以驾船去普利茅斯^①，烧掉波玛诺克号，然后在海滩上开一家卖海产品的小店，从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那里。

但美国人向来不愿移民海外，至少这样做的人并不是很多，即使有少数几个人这样做了，他们在外国的生活也不太好。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土地和文化，已经不再适合其他任何地方，即使是我们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也不行，他们连我们在那里度两个礼拜的假期都忍受不了。实际上，虽然我很仰慕欧洲，但我却发现欧洲人有点让人讨厌，特别是他们抱怨美国人的时候。

所以我们并没有横渡大西洋，也没有移居海外，而是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驾船航行，痛痛快快地过了个周末。

礼拜五晚上，我们把船停靠在亨普斯特德港。第二天拂晓我们启航，驶往康涅狄格州，在密斯蒂克逗留了几个小时后，在那里观光和购物。事实上，在城里逛了大约一小时后，苏珊就告诉卡罗琳和爱德华，她要和我一起去船上取我的钱包。卡罗琳和爱德华会心地咧嘴笑了笑，让我感到有点尴尬。苏珊让他们在三个小时后到水手旅店前与我们会合。

“三个小时？”爱德华问道，脸上依然带着笑容。

我觉得，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父母的性生活仍很活跃是件好

^① 英国港口城市。

事，但也不能让他们产生我们如果有一两天不做就会受不了的印象。然而，听了爱德华的话，苏珊显得很镇定，她说：“没错，三个小时。别晚了啊。”

于是我掏出钱包，每人都给了一些钱。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关于钱包的幌子露馅了。但他们俩都是懂事的孩子，都装作没有看到我手里的钱包。

不管怎样，在返回码头的路上，我对苏珊说道：“刚才吓了我一跳。”

“哦，约翰，在你掏出钱包之前，你一直做得很不错。”说完她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不管怎么说，他们知道了。”我说道，“还记得以前我们常在晚间把他俩在卧铺上安顿好，然后跑到上面甲板上做爱的情景吗？”

“我记得你曾告诉他们，如果听到顶上有动静，那只是爸爸妈妈在做仰卧起坐。”

“是俯卧撑。”

说毕我俩都大笑起来。

就这样，我们重新驾驶波玛诺克号离开海港，驶到离岸3英里远的地方，在那里做爱是合法的。我们找了一处附近没有其他船只的地方，然后我对苏珊说：“你有什么安排？”

她的安排就是走下船舱，等她再次出现在船尾处的甲板上时已是赤身裸体。我们的船仍在航行，我掌着舵，她则站在我面前说道：“船长，大副辛西娅奉命前来报道，等候您的处罚。”

我的上帝啊。我看着她立正站在那里，那双像猫眼一般的绿眼睛在阳光下闪烁着，微风吹拂着她那一头长长的红发。我喜欢这个女人的身体：那坚实的大腿和手臂，白皙的皮肤，还有那一大丛红色的阴毛。

“奉命前来报到，等候您的处罚。”她催促道。

“好吧，好吧。”我想了一下，说道：“擦地板吧。”

“是，船长。”

说完她走下船舱，取来一个水桶和地板擦，然后从船的一侧探身出去，打了一桶海水上来。接着便用手和膝盖着地，开始擦洗我脚边的地板。

“不要弄到我身上，”我说道，“要不然我就要揍你的屁股。”

“是的，船长……哎呀。”她把水桶打翻了，海水浸湿了我的鞋子。我觉得她是故意这么做的。

她挺直身体，双臂抱着我的腿：“哦，船长，饶恕我吧！求你别用鞭子打我。”说完她把头埋到我的裤裆里。

要知道，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苏珊是个地道的骚货、一个喜欢挨球的婊子——请原谅我的措辞，但她的个性中却有着非常奇怪的一面。我的意思是说，她最喜欢的、也是最常扮演的角色是那些只能屈从、无力反抗的妇女。改天我得找那个不再理我的医生咨询一下，当然，为了保护这个奇怪的女人，我会把她改名换姓。

不管怎样，我命令苏珊落下帆、抛下锚，以便我们可以停下船来对她进行惩罚。我把她的手腕绑在主桅杆上，用皮带在她的屁股上抽了十几下。不用说，我都的爱抚般的轻轻打上去的，但她却扭动着身体，求我不要再打她。

于是，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度过了一个小时，苏珊光着屁股干着各种仆人们才做的事务：给我端咖啡、擦洗铜器、清扫船头。在家里，我连让这个女人把烤箱里的面包渣清理一下都不可能，但现在她却心甘情愿地在船上做一个光着屁股干活的女奴。我想，这对她很有好处，对这艘船也很有好处。

不管怎样，大约一小时后，她对我说：“求你了，船长，我可以把衣服穿上吗？”

我当时正坐在甲板上，倚着舱壁上喝咖啡。听完她的话，我说道：“不行。你到甲板上去，用手和膝盖撑在地上，分开腿。”

她按照我的话做了，然后耐心地在那里等着我。我喝完咖啡，然后站起身来，褪下裤子，从后面进入她的身体。我发现她那里早已湿成一片，我进去还不到十秒钟她就来了，大约五秒钟后我也达到高潮。

在回米斯蒂克的路上，已经穿好衣服的苏珊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我觉得她有点心事重重。事实上，如果我细想一下的话，在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苏珊的表现一会亲密无比，一会又闷闷不乐。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小性子、她的忧郁和她的洒脱，但这次却与以往有些不同，就像卡罗琳说的那样，苏珊变了。但有一点，我也变了。

途中，我一边掌舵，一边对苏珊说道：“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们该离开这里。我们可以驾船南下加勒比海，从这里消失几个月。去他妈的文明世界。”

她没有立即答话，过了一会，她说道：“在你的税务问题演变成刑事案件之前，你得把它处理好了。”

这话说得没错。就像大部分美国公民一样，我们讨厌政府干预我的生活，给我带来不便。于是我说道：“好吧，那么就等我处理完毕这件事，然后我们就马上离开这里。”

她回答道：“你不觉得欠贝拉罗萨什么吗？”

我瞥了她一眼：“欠什么？”

“这个，你已经答应你会受理他被起诉谋杀的事。”她接着

说道，“但从你跟卡罗琳和爱德华的谈话来看，你好像还没有拿定主意。”

她凝视着远处的地平线，好一会没有说话。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或者提醒我说过什么话。再者，我也不记得曾经告诉过苏珊我答应帮贝拉罗萨处理这桩谋杀案。

她说道：“你们不是在互相帮忙什么的吗？”

我说：“我想是的。不过你怎么关心起这事来了？”

“这个，这是对你的挑战。我想，处理谋杀案对你也有一定的好处。”

“你真的这么想的？如果我受理一个黑手党大佬的案子，可能会中断我在帕金斯—帕金斯—萨特—雷诺兹律师事务所里的职业生涯，你明白吗？更不用说这会对我们的社交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了。”

她耸耸肩，说道：“我不在乎这些，约翰，你也别在乎这些。你心里早就拿定主意了。去做吧。”

“好，我会的。”

礼拜六下午，我们驾船离开米斯蒂克，重新掉头朝南驶向长岛，途中我们顶着大风和逆流绕过了蒙陶克角。

在蒙陶克角东南约10英里的大西洋上，我们看到远处有一群鲸鱼在喷水，并用尾巴击打着水面。于是我们便驾船朝他们驶去，但却没有追上。虽然这种景象不太常见，但最近这些年我看到的鲸鱼越来越多，这是个好消息。不过一小时后，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景象：在离我们左船舷不到50码的地方，一艘巨大的黑色潜艇的指挥塔破水而出，像一整块黑曜石一样树在那里，一下子把我们这艘36英尺长的摩根帆船给比下去了。指挥塔上除了数字编号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标志。爱德华气吁吁

地说：“上帝啊……是我们的吗？”

我告诉他：“不，是他们的。”

“俄罗斯的？”

“是政府的。俄罗斯政府或美国政府。萨特家可没什么核潜艇。”

我想，这句话标志着约翰·萨特从思想端正、依法纳税的爱国者变成了一位世界公民，或者更准确点来说，一位海洋公民，谈话就此结束。

趁着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再加上强劲的西南风，我掉转船头朝长岛的南岸驶去。一路上沿着雄伟的白色沙滩西行，经过东安普顿和南安普顿，然后转入欣内库克湾，经过欣内库克保留区，最后停泊在南安普顿游艇俱乐部，我们在那里下锚过夜。

第二天是礼拜天，上午我们先驶入淡水海域，然后再次绕过蒙陶克角，进入大佩克尼克湾。对中小型船只来说，佩克尼克湾是东海岸驾船航行的最佳海域之一，这里不但海域开阔，而且也受到了保护，非常安全。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其他的船只、岛屿、水上飞机和壮观的海岸线，所以我们在那里整整玩了一天。爱德华在望远镜里看到四个裸露着上身的女人，于是便不停地把望远镜递过来让我看，我告诉他我对这些玩意不感兴趣。然而，苏珊和卡罗琳却告诉他，如果看到有光身子的男人，就把望远镜给她们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一帮什么船员啊。

礼拜天晚上，我们在萨格港的一个古老的捕鲸村停下来补充食物。我曾说过，苏珊不善做饭，即使在家里那现代化的厨房里也做不出什么好菜，所以我们也不指望能吃上船上的厨房里的东西。苏珊和爱德华觉得我们补充的食物中应包括梅因街上的一家餐馆里的可口饭菜，而卡罗琳和我则认为凑合一下就行了。由于我是波玛诺克号的船长，最终还是按照我的意见来办。现在你明

白我为什么喜欢航海了吧。于是我们沿着村子散了会步，礼拜天的晚上这里非常安静。在路上我们遇到一家露天熟食铺，于是便在那里买了冰啤酒和三明治。我们带着食品返回船上，我们的船就停靠在梅因街头上一个叫长码头的地方。我们在甲板上坐下来喝着啤酒，吃着香肠三明治，这时苏珊对我说道：“如果我们在这次旅行中得了坏血病，那都得怪你。”

“我对波玛诺克号及其全体船员负全部的责任，夫人。我对船只的管理极为严格，我不能容忍船员不服从我的命令。”

苏珊拿起一瓶啤酒摇了摇，然后砰的一声打开瓶盖，一股啤酒喷到了我的脸上。

一般情况下，苏珊对我动手动脚实际上是我们做爱的前戏，但现在孩子们都在眼前，我只好和他们一起大笑起来。哈，哈。但我下面却直立起来。坐船航行总能让我欲火中烧。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打牌、聊天、读书，然后早早上床了。驾船旅行是很累人的，在轻轻摇晃的船上，我从来没有睡得像那天晚上那样香甜过。

礼拜一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了床，然后启航回家。我们驶出加德纳斯湾，绕过加德纳斯岛。加德纳斯家族与萨特家族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来到新世界的，查理一世赏赐给他们家族的这个岛屿至今仍归他们家族所有。这个岛屿现在的主人名叫罗伯特·大卫·莱昂·加德纳，在美国他只有一个世袭的爵位，即“第十六世庄园领主”。我父亲——他们相互认识——则叫他鲍勃。

言归正传。绕着这个大海岛航行比较危险，但我的船员们却应付自如。当我们驶离这个海道的北岸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土地是安全，是生计的保障，土地永远不能被买卖和瓜分。但是，即使这个观念在现在是正确的，它也只是一

种理想，无法付诸实践。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羡慕这位第十六世庄园领主。

绕过奥林特角后，我们降下风帆，让波玛诺克号漂浮在海面上，然后我们便放下钓具。苏珊、卡罗琳和我准备钓大青鱼，于是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听鲱鱼罐头做鱼饵。疯狂的爱德华则带来一根更粗一些的钓竿和一个重100磅的线轴，准备钓鲨鱼。他高声喊道：“我要逮一条大鲨鱼。”

卡罗琳笑道：“小心让它逮着你。”

爱德华在冰箱里准备了一整只鸡来做鱼饵，他用铜丝把鸡固定在那只大大的鱼钩上，然后用一贯的热情把鱼线抛入水中。

我们钓上六条大青鱼，把它们放在一桶海水里，等待着船长来剖洗。而爱德华则真的遇到一条鲨鱼，准确地说是一条灰鲭鲨，7月份在这片海域里这种鱼非常多。我能判断出它何时冲出水面，并且从钓竿的弯度来看，这条鱼重约200磅。爱德华兴奋地大喊：“逮住了！逮住了！它上钩了！”

波玛诺克号上没有斗鱼椅，要想钓上这样尺寸的鱼，那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但爱德华却跪在甲板上，用膝盖顶着船舷跟它搏斗。这条鲨鱼的力量足以把这艘船拖走，如果爱德华锁住钓线轴，它甚至能把整条船掀翻。最后爱德华把所有的钓线都放完了，他筋疲力尽，几乎说不出话来。而那条鱼却还劲头十足。这让我想起了我和父亲一起钓鲨鱼时遇到的类似情形：我拒绝别人帮我握钓竿，也不让别人把鱼线割断以便结束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结果一个多小时后，我的双臂由于疲劳已经变得麻木，我不但没逮着鲨鱼，而且损失了一支昂贵的鱼竿和一个线轴。现在看到的正是30年前的我。

开帆船不适合钓鲨鱼，当鲨鱼潜下去时，船有些倾斜。有好几次，我看到爱德华快要掉到水里去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终

于提出自己的建议：“放了它吧。”

“不。”

“那么让我替你一会儿。”

“不！”

卡罗琳和苏珊此时也不再钓大青鱼，而是静静地在那里看着爱德华。爱德华当然不想在女人或者我面前丢脸。我试图想出一个体面的方法让他放弃，但怎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怎样，这是他的问题，与我没什么关系。

卡罗琳往他头上浇了一桶清水，然后在他的头上和肩膀上缠上湿毛巾。苏珊则拿着可乐罐送到他嘴边，爱德华一口气喝了三罐。

我能看出爱德华的体力已经有点透支。他浑身的皮肤涨红，舌头伸到嘴巴外边，眼神呆滞，我怀疑他就要热晕过去。他的双臂和双腿紧紧地夹着鱼竿，从他的姿势来看，我觉得鱼竿绝不会从他的手中挣脱，相反，如果那条鲨鱼长时间的大力下潜，爱德华会跟这条钓竿一起被拖走。

不过我倒宁愿他晕倒过去，或者鱼线被拉断，甚至鲨鱼把他拉下船去都行。总比他把这条鲨鱼放了要强。

卡罗琳对他说道：“放了它吧，爱德华，放了它。”

此时爱德华已经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只好摇头表示反对。

我不知道如果顺其自然，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但此时苏珊却自作主张，拿刀割断了鱼线。

爱德华一时间似乎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便仰倒在甲板上哭了起来。

我们只好把他抬下船舱，让他裹着湿毛巾在床铺上躺着。过了一个小时，他的手腕和胳膊才能活动。

我们挂起风帆，启航回家。爱德华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对

大家说：“谢谢你们帮了我。”

卡罗琳回答道：“我们应该把你扔给那条鲨鱼。”

“鲨鱼？”我说道，“我还以为他在斗那只死鸡呢。”

苏珊微笑了一下，然后搂住儿子，说道：“你像你爸爸一样倔犟而又固执。”

“谢谢你的夸奖。”爱德华说道。

我们于礼拜一下午早些时候驶入锡瓦哈卡科林斯俱乐部，大家都晒得皮肤黝黑，累得筋疲力尽。一艘帆船就像一块检验人际关系的试金石，因为密集的生活空间和孤独感能迫使人们结合成和睦的群体，要不就会导致叛变和谋杀。当我们把波玛诺克号在码头处系好绳索后，萨特一家相互微笑起来，大海在这次旅行中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但你无法永远都停留在海上，并且大部分荒凉的海岛上都缺乏实施急性阑尾炎手术的设备。于是我们系好船，同时也把我们自己绑在了电气化的生活方式上，又过上了喧嚣、绝望的生活。

我知道，萨特一家在波玛诺克号上恢复起来的关系虽然在大方面都是牢固的，但在夫妻之间还是存在着严重的裂痕——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错误路线。孩子们没有把我们弥合到一起，但他们拉近了我们夫妻之间的距离——至少当他们在家里时是这样的。那个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我意识到自己心里希望这个夏天早点结束，希望卡罗琳和爱德华返回学校，这样我和苏珊就可以好好谈谈，看我们是重归于好，还是分道扬镳。

礼拜五，我们一行四人开车去东安普顿的别墅。我已经向房地产经纪人在今年夏天尽快把这栋房子卖掉。唉，这个夏天

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了，曼哈顿大部分的铁公鸡都已被拔了毛，再加上股市动荡、抵押率奇高，以及提高收入所得税的流言，使得整个夏季的房市一片萧条。不管怎样，我还是把房价开到50万，但房地产经纪人却写成49.99万美元。“不，”我说道，“我告诉你50万。”

“但是——”

“我不是在找愚蠢的买主。照我说的数字写。”他照办了。即使我拿到这50万，在偿还了抵押贷款、付给经纪人和梅尔泽佣金、偿还国税局的欠款和新的资本收益税之后我也得不到多少利润。上帝啊，这让人沮丧。更让人沮丧的是我很喜欢这栋房子，并且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拥有的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

我们在这座美式木瓦房里待了一下午，把一些个人物品都打好包，免得房地产经纪人带着客户来看房的时候这些东西摆得到处都是。大家都一言不发，我想他们都知道这一切已成定局。大家都能想到的另一个事实是，苏珊完全可以拿出钱来偿还我们拖欠的税款。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少钱（我只不过是她丈夫，一个税务律师而已），我估计她可能有60万美元左右，这些钱每年大约能创造出5万美元的利润，供她平日零用的花费。但她根本花不了这么多钱，也许剩下的又被转换成了股票、债券之类。不过，要想让一个有钱人家的女继承人动用她的老本，就像要求一位修女跟你做爱一样困难。

并且，我觉得苏珊并不像我一样喜欢东安普顿以及我们在那里的房子。这其中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她很难能意识到的心理因素在里面，有点像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感觉。不管怎样，我们收拾好房子，到商店买了些吃的，然后便坐在门廊下喝饮料。爱德华对我说：“如果我从佛罗里达回来后你还没有把这房子卖掉，我们能来这里玩几个礼拜吗？”

我回答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就来。”

卡罗琳说：“爸爸，你每年的8月都不上班的。”

“是的，今年是因为税务的事，不过这虽然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总还能推迟一个月再办。然而今年我的一个客户遇到了比欠税更严重的问题，我必须随叫随到。不过具体看情况再说吧。”

他俩都咕哝了起来，因为爸爸对他们说“看情况再说吧”的意思就是“不行”。我说：“真的不一定。我们要看事态的发展情况。如果到时候我们的房子没有卖掉，你俩可以自己来。也许你妈也愿意跟你们一起来这里。”

苏珊说：“看情况再说吧。”

看来此时此刻，最恰当的莫过于这句话了。因为未来开始变得不可捉摸，一切瞬息万变，让人难以预料。

晚上7点钟，萨特一家按照惯例去离家不远的南安普顿去看望萨特爷爷和萨特奶奶，看到我们的到来，他俩都非常高兴，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们拥有一座由玻璃和雪松木材建成的现代化住房，里面装备了所有能体现20世纪末美国文明进展程度的便利用品。那栋房子基本上都是靠计算机和定时器来控制的。室内外安装了各种感应器，可以根据室外阳光的强弱自动开启或关闭百叶窗，根据需要自动为草坪浇水，如果房间内超过5分钟没有人，照明灯就会自动关闭，等等。不过，因为现在还没有尿酸感应器，所以你还得自己冲马桶。

我母亲说，与其坐在那里喝饮料，还不如直接去饭馆吃饭，于是我们又掉头各自开车去乔布街上的南安普顿村会合。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街道，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街，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40年代，不过街上的这些建筑可没有这条街道那

么古老。至于乔布，在上帝施加到这个可怜的人身上的所有苦难中，最糟糕的莫过于让约瑟夫·萨特和哈丽特·萨特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条街上吃饭——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比这个再糟糕的了。

也许我有点言过其实，但我必须要声明一点：有很多次我都觉得宁愿到地窖里去吃虫子，也不愿和我父母下饭店。

不管怎样，我们在一家新开的名叫“巴迪的洞洞”的新潮餐馆定了座位。在安普顿一带，饭店的名字越普通（像“萨米的比萨”、“比利肉饼”）或者越让人讨厌（如“巴迪的洞洞”），饭店本身就越有点自命不凡的感觉。我的父母非常前卫，所以总能找到这种可怕的地方。这里充斥着美国文艺界的渣滓（不过你很难把它们与精华相区别），以及过气的演员、从未走红的艺术家和那些游走四方、偶然来到这里并寄食于百万富翁门下的欧洲垃圾。

我这个人跟别人很不一样，我更喜欢安普顿一带的那些传统的饭馆，那种黑糊糊但却很文雅的地方。那里面不但不会悬挂着各种芦笋类植物，就连菜单上列的也都是传统菜，肥腻类的有长岛肥鸭，清淡类的则有猕猴桃。

我们终于还是被引领到一张摆了六把椅子的双人桌前，餐桌上还没有桌布。餐桌下蹲着一只忸怩作态的猫，但我知道这是饭店租来做摆设的，就像悬挂的那些植物的功能一样。我曾在四家不同的餐馆见过这同一只虎猫。就像你看到的一样，我很难忍受这种地方，这也许能解释随后发生的一切。

我还有其他的抱怨：餐馆里的噪音就像电影《海神号》里船只沉没时的背景音乐，并且这里的空调师也没有考虑到会有客人来这个地方。

我们把一位来此打工的大学妹叫来点了酒水，她是个自来